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玉佛緣 第五回 看出會大開眼界 讀碑文獨創新談

卻說靈隱寺和尚和撫院差官，見了印度兵，不知為著甚事。他們不大到上海，不知就裡，正在驚疑。又見前面人如潮湧，都向新馬路口擠來，齊齊站下。那印度兵一般用棍子亂打人，後面還有些人手裡拿著紅黃藍的旗子，跟著外國巡捕，兩面打人。只見這班人避打，劈分兩下，中間讓出一條路來。四人想趁空走過去，卻怕打，只得站住。一會兒，一棒鑼聲響處，四匹衝鋒馬來了。馬上的人都搦著大旗，後面一隊一隊的執事，什麼「肅靜」、「迴避」等類，在人叢裡也看不甚清。又見許多把傘，有紅的，有黃的，有白的，有湖色的，有紫色的，有秋香色的，都是湖縐緞子做的，也有盤金的，繡花的，非常好看。這才明白是出會。傘過了，便是茶童，一色十幾歲的小孩子，打扮的似男非男，似女非女。手裡拿著扇子，一路搖搖擺擺而來。再看下去，更奇怪了。居然有無數高蹺，一般扮成一出出的戲，扭扭捏捏的走。高蹺過了，便是抬閣。更難為他中間做個木輪，雜男雜女，扮成戲子模樣，坐在一塊板上，輪軸一轉。那些男女，七上八下，靈活非凡，只不開口。靈隱寺的和尚都懂得這些訣竅。差官是湖北人，卻是見所未見。少停，聽得唱曲的聲音，差官在人叢裡伸出頭去探望，卻被一個俄國兵用手一推，向前張看，原來他也是搶著看這個會的。差官仔細看時，又見或男或女，扮了些什麼《蕩湖船》等類的戲，一邊走，一邊唱，還要做出些婀娜娉婷的模樣來，真是粉汗淫淫，分外吃力。最後大家扛了一條綢紮的龍燈，裝點些鱗角，張牙舞爪，一路行來，大約四大王的轎子就不遠了。卻見一對對的燒臂香的人很多，那臂香是把香爐扣在一枝木桿上，上面用銅絲做成鉤子，紮在臂肉上的。差官詫異道：「不痛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只要誠心，就不痛的。」話未說完，一人手臂上贅著個大錫爐，約摸有十多斤重。雖然木桿上加了兩道繩子紮牢，臂彎尚是直墜下來，那人涕淚交流，不堪痛苦，卻不敢不跟著走。你道這人為什麼受這罪？說來也殊可笑。原來他姓尤，小名阿狗，本在上海新衙門裡充當刑皂的，打過人的板子，卻還不多，自己很覺不過意。一天進城有事耽擱，天已昏黑，來不及回家，就在城隍廟一個香火屋裡，借宿一宵。誰知這一宿，便惹下了一場是非。本來他是因為沒飯吃，才充當這皂役的，性卻慈善，聽人講過什麼玉歷鈔傳，有些報應不爽的事，印入腦筋，深信那十殿閻王的靈異。走進廟時，兩廊一看，覺得毛骨森然，暗道：「我因混飯吃，造下許多孽，將來死了，免不得到他老人家面前走一轉。那刀山油鍋的利害，閣得住嗎？」這念頭一動，睡著了，便幻出許多大怪夢來。忽見第五殿閻王那裡，一對牛頭馬面走來，一根鐵索拉了他就走，正要分辯，牛頭道：「你造孽不淺，閻王要審你哩。」嚇得不敢則聲。又見那第五殿的上面，燈燭輝煌，閻王揭起一張鐵青的臉，指著階下一個女犯喝道：「忤逆公婆，應該下油鍋。」就有兩邊鬼卒，抬了一鍋沸油來，這女犯宛轉哀啼，那裡免得了。一會兒炸成渣子，陰風一吹，又變做一個人，只頭臉上有些烏焦的疤兒，兀自呼痛不止。阿狗此時，已嚇得魂不附體。只聽得閻王道：「帶他來。」阿狗縮做一團，跪在地下。閻王檢查簿子，勃然發怒道：「這人應叫他上刀山。」阿狗極聲求饒。閻王又說道：「他陽壽未終，且觀後效。」阿狗磕頭如搗蒜，只求放他還陽，情願諸惡莫作。眾善奉行，閻王不信，說道：「死罪饒了，活罪難免，罰你在陽世吃盡百般痛苦。」話說到此，又聽得霹靂一聲，阿狗驚醒，原來天光已亮，香火開門，把阿狗驚醒的，他也不敢對香火說。回家後一場大病，幾乎不起。許了願心，各處出會，他去燒臂香，提那極重的香爐。心神才安，病也好了。所以這金龍四大王出會，他也在裡面。他自己藏不住話，把那夢告訴了人，人家才知他燒臂香的來歷。閒話休提。

再說差官和尚看過會，踱到燈吃鋪裡，過足癮，回到船上，恰好輪船已到，搭上就走。只一夜工夫，已到蘇州閶門。遠遠的見一座新蓋的寺院，山門上橫著四個大字，是「無量壽寺」，果然華麗。從岸上到寺門，一片空地上，都搭了彩篷，擺齊香案。岸上三三五五，大約是看熱鬧的人，越聚越多。等到九點鐘的時節，就有兩個騎馬的人，飛奔而來道：「大人吩咐，把玉佛端整好，轎子就要來了。」和尚差官聽了，趕即請玉佛出了龕。佛身上纏著紅綠彩綢，眼睛眶裡、肚臍眼裡還描上些漂淨的泥金。又等了半點鐘，佛轎才到。原來不是什麼綠呢轎子，恰是用細竹編成，外面加上些絨球彩緞等類，非常好看。八個人抬來，停在船頭上。那些看的人，一般同上海那樣擁擠。不一會，有衙門裡的親兵，拿著皮鞭，一路趕人。這才見了凡和尚披著袈裟，戴著毗盧帽子，坐著顯轎，前面親兵開路，簇擁而來。後邊有些執事，引著太太的綠呢轎子，姨太太小姐的藍呢轎子，一串到了彩篷前歇下。了凡和尚直走上船頭，跨進艙裡，只問一句：「玉佛請出龕來沒有？」兩個和尚齊聲應道：「請出來了。」了凡和尚就在船艙裡對著玉佛合掌頂禮。其時香燭早已燃好，了凡嘴裡不知念的甚麼經卷，連那兩個和尚也跟著念。念了好些時候，才吩咐把玉佛請入轎子。兩個和尚一齊動手，把玉佛抬到轎中。岸上各寺院的僧眾，都來伺候。金鐘法鈸，敲動起來。玉佛上岸，那彩篷底下一座座的香案前，都有花枝招展、粉香脂膩的太太小姐們跪著。原來除卻衙門裡占了正篷，還有些大家紳戶的眷屬，捐過銀子的，也都來禮佛。迎玉佛的差官，私下議道：「倒是蘇州人有福氣，居然見著玉佛的面。可憐上海那些人，在壽日頭裡，站了一天，連佛面還沒見著哩。到底這一塊石頭有甚靈異，卻這般的崇奉他，不是發呆麼？」這句話被和尚聽見了，忙止住他道：「休得胡說！」嚇得兩個差官不敢則聲。話休絮煩。差官看見玉佛轎子上岸，兩邊看的人，也有合掌著手，嘴裡咕咕嚕嚕念佛的；也有嘻皮笑臉，切切私議的。大約念佛的都是女人，看熱鬧的都是男子。只彩篷下的官眷，都跪著磕頭。

玉佛進了寺，了凡和尚早率領本寺僧眾，手拈一炷香，一路唸經，迎到大殿。原來大殿上本有一尊金身大佛，這玉佛只安在大佛底下坐著，大小相形，好像是金鑲玉的，分外好看。佛燈裡的油，早已貯滿點著，還有一對二十多斤的大蠟燭燒著。左邊是大鐘，右邊是大鼓，大木魚，蒲團擺齊。了凡率各僧跪下，一面敲鐘伐鼓，大眾唸經。兩邊擺了些板凳，請官太太們坐著瞧看。次日又是撫院太太出錢齋僧，後日又是本城紳戶盧太太念普佛。自從玉佛來了，佛事不絕。了凡看看各事濟楚，只是山門外少了一塊碑，沒處稱說撫院大人的功德，便與本城的讀書人商議。可巧狀元公田令枚在家，了凡就托人轉求他撰碑文，連做連寫，共送一百洋錢，令枚樂得把來潤潤筆。文人趁著筆鋒，那有什麼好話說。他偏帶些維帶嘲笑的做了一篇，送給錢公看了，倒甚得意。了凡連夜叫匠人趕著做成，豎在山門口。可惜這寺的房子雖多，和尚卻還寥寥。了凡主意，只圖快活，不管寺規，便招羅些無賴的吃葷和尚進來，面子上規矩極好，骨子裡頭，喝酒賭錢，還有些下流的事，都聽他們乾去。了凡別的事都還將就，只婦女面上，卻很肯用工夫。

其時有一位江陰縣的秀才陳子虛，年紀不上二十歲，合他同志祝幻如，到蘇州考大學堂來。誰知來得早了，離考期還有半月多光景。二人商量，且在客棧裡住著罷。誰知一連三夜，被臭蟲咬得慌，竟至徹夜不得合眼，弄到委頓不堪，沒法用功。想另租房子，又沒有合式的。二人閒逛，見閶門外一所大寺院，不免進去看看。子虛念道：「敕建無量壽寺。」幼如道：「還有一塊碑哩。」子虛是個近視眼，湊上前把碑文看了一遍，才知是錢中丞助建的，道：「他是玉佛化身。」子虛幾乎嘴都笑歪。幼如道：「我們中國人，要算是愚極的了。好端端一個人，那裡有什麼玉佛來投胎？不過是他父母的兩顆精化合成的罷了。」子虛道：「說玉佛投胎，固然愚妄。還有說什麼星宿下凡，什麼精怪托生。你可聽得人說，那平洪楊的曾鬍子，不過身上多幾塊癩，人家就說他蟒蛇精投胎。這樣誣蔑人，也不知道罪過。還有些大老官，喜聽這派話。人家說他是山妖木怪，他倒很得意，以為將來可成絕大的功業，不與常人同的。至於說是星宿下凡那句話，越發可笑了。你想天上的星，有行星、恒星兩種。恒星好比太陽一般，行星好比我們托足的地球一般，假如說一個地球來投胎，豈不駭人聽聞。造這謠言的人，只算全沒一些見識。我只怪有些文人學士，也把來當做正經話，做在詩文裡面，弄得兒童讀了他的詩文，終身不得明白，豈不坑死人麼？我看這個寺，不過糜費些贓款罷了。這篇碑文，做得甚好，流傳下去，誤人不淺。」幼如道：「這話不然，我道這碑文倒不妨事。愚人略識幾個字，也不能懂得這精深的文理。今後讀書人都從學堂裡出來，決不至聽謠言。只這寺造到成功，我看倒要很費幾萬銀子。現在財政困難，辦學堂沒經費，造兵船沒經費，練水陸軍沒經費，開製造廠沒經費，開鐵路沒經費；到是造佛寺有經費，齋和尚有經費，諷經禮懺有經費。說也不聽，勸也不

醒，這些大老官的膏血，服服貼貼，被和尚、道士、醫卜、星相吸去，其實都被太太、姨太太、俏丫環吸去，為什麼呢？要沒那些太太、姨太太、俏丫環，也不至於信那和尚、道士、醫卜、星相的了。依我主意，只索把天下的寺院都燒了，叫那些和尚、道士沒托足之處。少了一個和尚，就少了一條蠹蟲，你道好不好？」子虛聽了，哈哈大笑。正是：

老僧自有護身法，豎子安知天下謀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